

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

——评E·弗洛姆的若干论点

王景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与弗洛姆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结合起来的势力。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W.赖希等人就已较有系统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且在西方工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自三十年代以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领导人所长期从事的也正是这一工作。这一结合对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弗洛姆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主要成员。我们选取他为本文对象，还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多年从事心理学专业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而且是当前西方人本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家，此外他还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多的社会学家。直到1980年逝世，他的一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在这一结合中，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涉及到心理学，还涉及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这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结合呢？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但他片面强调非理性的作用，忽视社会、经济因素对心理的影响，故须以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而马克思虽较弗洛伊德渊博深刻得多，但又片面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心理因素、忽视无意识的力量，故须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加以修正。此外，他又认为这两人还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人道主义。所以他把二者结合的产物叫作“受辩证法与人道主义指导的心理分析”。而他的这一结合的基础，全部基于他对人的心理学的理解上。

二、对人的心理学理解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人也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那么心理学研究人的什么问题呢？弗洛姆说：“人作为人是一个可认识的和可确定的实体，人不仅在生物学上、解剖学上和生理学上可以被规定为人，而且在心理学上也可以被规定为人。”^①这里，他所说的人的心理规定性指的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②，说马克思同意把人性区分为一般人性和历史地发生了变化了的人性两种。前者即人的本质。他还说马克思依此而区分出两类驱力，即固定驱力与相对驱力。他认为前者为固定人性的组成部分，但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方向，如饥、性的冲动。后者则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而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一定的生产与交换的条件中，如对金钱的需要。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象存在主义一样，是使人从禁锢人性的社会力量中解脱出来，克服异化（关于异化，后面还要谈到），使人性得到充分实现。他进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体现”③（重点符号是我加的），即，使人作为个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③从而，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存在主义”④而且基于这一特点，“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些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哲学”④

根据上述弗洛姆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清楚看到以下两点：

1、他所谓的从心理学理解人，就是“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体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唯心论的“精神存在主义”，从而反对唯物主义，进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如他说，马克思从未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又说：“马克思的哲学既和唯心主义不同，又和唯物主义不同，而是一种综合物：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⑤他的根据无非是马克思早年说过的一段话，⑥但马克思在那段话中所反对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而且那时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形成阶段，当然提不到辩证唯物主义了。

2、他所谓的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人，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固然马克思说过，可以根据意识、语言及思维等方面来区分人和动物的不同，这类问题确实存在，也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课题，但这和弗洛姆的论述完全是两码事。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人都有普遍的共同本质，仅只因受到社会力量的压抑而转入到无意识中，心理分析在于唤醒这种自我意识。他以关心解放人性为由，而关心普遍的、一般的、抽象的“人”的解放，主张使所有人的完整人性得到充分实现，这难道不是人性论的提法吗？

但是，从另一方面，弗洛姆毕竟还是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心理特性的论述的。而且进一步他把这一论述结合到他对个性、性格的研究中。

三、性格理论

今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介绍弗洛姆有关性格方面的论述：

1、历史与性格：可能在马克思关于工业发展史与心理学关系论述⑦的影响下，弗洛姆论述了在不同历史时代条件下人的心理特性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其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提出，人类历史是人性的巨大实验室，在这实验室里形成与塑造各种行为型式。例如，原始人与其部落完全打成一片，使人不感到孤独，而觉得安全。但从中世纪以后，人们心理的判断力阻止他们从属一团体，他们为独立、决断的自由和自由运用其能力而奋斗，这就是个性化时期。这时他与其说是获得了自由，不如说是摆脱了束缚，而且发展了他的人格。但他由于这种生活的个性化，而感到不如从属于任何处所，感到孤独、不安全等。为了逃避这种并非真正的自由，他发展了五种防御机制：即委身于独裁者手中，施虐狂，受虐狂，破坏与自动遵从等。

2、家庭与性格：他认为家庭不仅形成上述五种防御机制，而且具体塑造人的整个性格。在他看来，人的性格特点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成分是社会性格，即一团体大多数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特点。这是由于家庭作为社会的心理学动因将社会的文化价值传递给儿童。另一种成分是个人的性格，即由父母所发挥的特殊环境影响和遗传因素的产物。其中，前一种成分是人们人格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在家庭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方面，他显然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的启发下，提出了儿童的性格是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说法。他认为整个家庭气氛对儿童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

3、性格类型：他把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叫作定向，并认为定向是形成性格的核心。其中对人的定向叫社会化，对物的定向叫同化。社会化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共性、退缩、破坏与爱。其中爱是对人的健康态度。同化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接受、剥削、贮藏、市场及生产等。其中生产型是健康的类型。在他看来，在一具体人身上可有多种上述类型，社会化与同化的各型也有许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但某人占有优势的某一基本类型。

由上述弗洛姆性格理论的简介，可以看出他还是试图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开展心理学研究的。这一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受到心理学界的一定重视。但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却存在着显著缺陷，今初步分析如下：

1、正如有人所指出的⑧，他对历史的论断不是从实际的历史材料出发，而多出他自己的臆测，如他过于美化中世纪以前的情况而丑化文艺复兴。我们认为，这是其存在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他的有关历史与性格的论述是虚构的，是与马克思的论述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论述是把心理与社会形态、与劳动、与所有制等联系起来作深刻分析的。

2、在文化历史条件、家庭环境对性格的塑造上仅只儿童消极被动的一面，而未重视人的活动、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虽然他说人创造人自己，但他的“创造”是在脱离正确客观规律的创造，因而是唯意志论的创造。

3、在性格基本类型的分类上，所反映的大多是病理心理状态，而且他没有把这些类型和阶级实质有机地联系起来，如他说的剥削型和市场型所反映的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但弗洛姆却有意避开这点。

弗洛姆的性格类型是为其心理分析服务的，因他认为人格类型的特定内容和神经症一样都来自儿童早年生活中受压抑的型式，是无意识的，因而他的心理分析又和他关于意识问题的论述密切联系在一起。

四、意识与心理分析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的关键性论述是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观点。他还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作的开展。但他所得的结论却是无意识支配人的行为。他说，“马克思像弗洛伊德一样，相信人们大多数的思维是‘虚假的’意识”，⑨是“文饰作用”⑩，而“人们活动的真正动机是无意识”⑪。因为，他体会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们（指人们活动的真正动机）根植于人类整个社会组织，它们将人们的意识引导到一定方向，并阻碍他意识到某些事实与经验”。⑫他举例说，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常委身于征服自然而忘了他们自己。照他看来，人在有他自己的意识以前，与自然生活在统一体中。然后发现自己与自然、社会相异化。再后，发展了人类的特殊性，即爱与理解能力。而且，人一旦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就回到他与自然失去的统一中。

他说，正因为人的有意识思维的盲目性，使人意识不到他的真正的人类需要以及根植于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转化为真正的意识，即意识到现实而非由文饰

作用与虚构歪曲现实，才能意识到真正的人类需要。对这一论断，他曾举例说，现代（应为西方）文化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在于他们不够关心他们真正自我的利益，不在于他们太过于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他们自己。”^⑩此即人们太过于发展逃避机制，而不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而要认识到这点，就必须接受他的心理分析。

他还认为，心理分析是克服异化的最好方法。他所谓的异化，就是指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感不到自己的才能、力量和乐趣，没有感情、没有理性，也没有爱。而异化又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现象，是人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心理分析则可激发人的自我意识，使人人道主义化。另外，异化的人通过心理分析可达到一种神秘的“领悟”境界，可使自己突然实现与自然界和与他人的完全统一，使人的潜能得到实现，从而成为新型的人。

根据弗洛姆的上述说法，显然有许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今举数例：

1、意识问题：一方面他明确表示马克思片面强调理性，须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加以修正，另一方面在这里他却偏又说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行为的是无意识。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马克思。

2、异化问题：弗洛姆所说的异化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完全不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指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疏远、对立的現象。而弗洛姆却阉割了异化的社会、经济内容，而变成一个纯粹病理心理的问题，而且认为它是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共同具有的问题。这显然和马克思的原意是根本对立的。

3、心理分析：既然他认为异化为人的本质所固有，且为人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所必然出现的现象，那就是说，它是不可克服的。那么如何能通过心理分析而消除呢？就连弗洛姆自己也说：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要超越它，这是人的悲剧。他的这种把异化看作本质与存在相疏远的观点，是黑格尔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再说，他认为经过心理分析可达到一种“领悟”境界，而使人大彻大悟豁然贯通而成为“新人”。但这“新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他的《最后谈话》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这样的人是病得最沉重的人。因为他说：“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因为病人展现了他真正的本质^⑪。而这样“最健康的人”就是他的心理分析所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弗洛姆的心理分析所要造成的“新人：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是为了“心理革命”，为了建立他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五、“心理革命”与“社会主义”

弗洛姆说，克服异化、自我实现的心理分析从来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追随芦卡奇把“心理革命”作为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他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宣称未受心理分析不经“心理净化”的人不可能克服人的本质与世界的异化也就不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说，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与人都是兄弟关系，彼此融洽，而无孤独之感；在那里有定向的努力系统，而无需人去歪曲现实和偶像崇拜。那种社会是不受统治的、自动化的个人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是满足人的真

正需要的社会，是以爱为基础和顶峰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认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的社会。

费洛姆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不是针对其收入的分配方法，而针对其生产方式，针对其对人性的破坏，针对对人的奴役。这些不是由于资本家，而是由于人（即工人与资本家）为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⑫这说明他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保护得多么尽心尽力！据此，他恶毒地把我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如他说，东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比西方工业社会的情况更糟，因为它缺乏西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活跃和进步的因素。中国利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标榜它的社会制度，尽管实际的情况是中国通过它所采用的手段，否认个人的解放。但是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来博取亚非人民的好感，而美国政府宣布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并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因而确实大力支持了中国的主张。从而就在一场争夺民心的战斗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⑬。他进而说：“只要我们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含义，从而把它和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我们才能理解当前世界上的真正情况，才能为这种情况的挑战作出准备。”^⑭

他还认为他的“心理革命”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如他说，今后百年内，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选择是个决定因素。但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是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后者将使人获得自由并自由地发挥人的潜能^⑮。

综上所述，可见费洛姆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与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以反对机械唯物论为名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他以自我创造的唯心史观，代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以黑格尔的异化论代替马克思的异化论；他以存在主义、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此外，他以关心与实现人的本质为张本，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性论；他以蔑视经济主义为借口而维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他以“心理革命”代替政治、经济的革命。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为了捍卫心理学的健康发展，为了捍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参加战斗！

参 考 文 献

① Fromm, E, Marx's Concept of Man, 1966, 8t printing, P.24

② 马克思：《资本论》卷1，第669页，注63，郭大力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

③ 同1，第3页。 ④ 同1，第5页。 ⑤ 同1，第11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⑦ 同上，第127页。

⑧ Wolman, B、B、 Contempora Theories and Sgstems in Plychol-
ogy, 1980, P.384 ⑨ 同1，P.20—21

⑩ Fromm, E、Man for Himself, P. 139, 1947

⑪ 弗洛姆的最后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12—16

⑫ 同1，p.49 ⑬ 同1，序言 ⑭ 同上。